

集部

欽定四庫全書

集部

御選唐宋文醇卷二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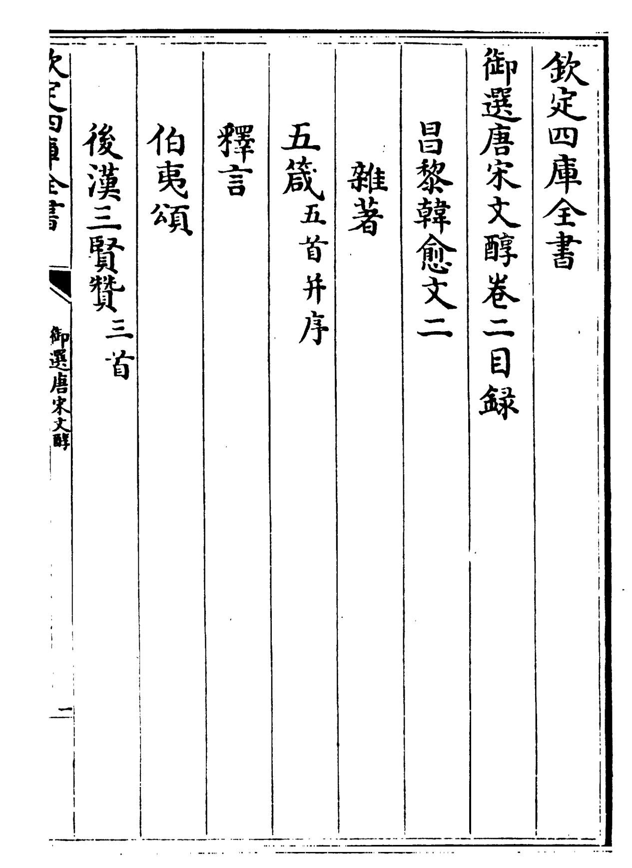
詳校官左都御史臣李綬

主事銜臣徐以坤覆勘

總校官編修臣王燕緒

校對官編修臣沈清藻

謄録監生臣祝廷堃


欽定四庫全書

御選唐宋文醇卷二目錄

昌黎韓愈文二

雜著

御選唐宋文醇卷二

昌黎韓愈文二

五箴

人患不知其過既知之不能改是無勇也余生三十有八年髮之短者日益白齒之揺者日益脱聰明不及於前時道德日負於初心其不至於君子而卒為小人也昭昭矣作五箴以訟其惡云

游箴

余少之時將求多能蚤夜以孜孜余今之時既飽而嬉蚤夜以無為嗚呼余乎其無知乎君子之棄而小人之歸乎

言箴

不知言之人烏可與言知言之人默焉而其意已傳幕中之辯人反以汝為叛臺中之評人反以汝為傾汝不懲邪而呶呶以害其生邪

行箴

行與義乖言與法違後雖無害汝可以悔行也無邪言也無頗死而不死汝悔而何宜悔而休汝惡曷瘳宜休而悔汝善安在悔不可追悔不可為思而斯得汝則弗思

好惡箴

無善而好不觀其道無悖而惡不詳其故前之所好今見其尤從也為比捨也為讎前之所惡今見其臧從也

為愧捨也為狂維讐維比維狂維愧於身不祥於德不義不義不祥維惡之大幾如是為而不顛沛畨之尚少庸有不思今其老矣不慎胡為

知名箴

内不足者急於人知霈焉有餘厥聞四馳今日告汝知名之法勿病無聞病其晷晷昔者子路惟恐有聞赫然千載德譽愈尊矜汝文章負汝言語乘人不能揜以自取汝非其父汝非其師不請而教誰云不欺欺以賈憎

擠以媒怨汝曾不寤以及於難小人在辱亦克知悔及其既寧終莫能戒既出汝心又銘汝前汝如不顧禍亦宜然

自訟之深悔過之深其精神肆溢楮墨間猶若見其饋不食而寢不寐也詩曰溫溫恭人如集于木惴惴小心如臨于谷小宛詩人如此則其時可知觀韓愈五箴而德宗之世可知矣雖然悔箴言之行也無邪言也無煩死而不死汝悔而何則又坦坦蕩蕩而非有所恐懼

疑惑而動其心也君子之心本如是歟

釋言

元和元年六月十日愈自江陵法曹詔拜國子博士始進見今相國鄭公公賜之坐且曰吾見子某詩吾時在翰林職親而地禁不敢相聞今為我寫子詩書為一通以來愈再拜謝退録詩書若干篇擇日時以獻於後之數月有來謂愈者曰子獻相國詩書乎曰然曰有為讒於相國之座者曰韓愈曰相國徵余文余不敢匿相國豈知我哉子其慎之愈應之曰愈為御史得罪德宗朝

同遷於南者凡三人獨愈為先收用相國之賜大矣百官之進見相國者或立語以退而愈辱賜坐語相國之禮過矣四海九州之人自百官以下欲以其業徹相國左右者多矣皆憚而莫之敢獨愈辱先索相國之知至矣賜之大禮之過知之至是三者於敵以下受之宜以何報況在天子之宰乎人莫不自知凡適於用之謂才堪其事之謂力愈於二者雖日勉焉而不逮束帶執笏立士大夫之行不見斥以不肖幸矣其何敢敖於言乎

夫敖雖凶德必有恃而敢行愈之族親鮮少無攀聯之
勢於今不善交人無相先相死之友於朝無宿資蓄貨
以釣聲勢弱於才而腐於力不能奔走乘機抵巇以要
權利夫何恃而敖若夫狂惑喪心之人蹈河而入火妄
言而罵詈者則有之矣而愈人知其無是疾也雖有讒
者百人相國將不信之矣愈何懼而慎歟既累月又有
來謂愈曰有讒子於翰林舍人李公與裴公者子其慎
歟愈曰二公者吾君朝夕訪焉以為政於天下而階太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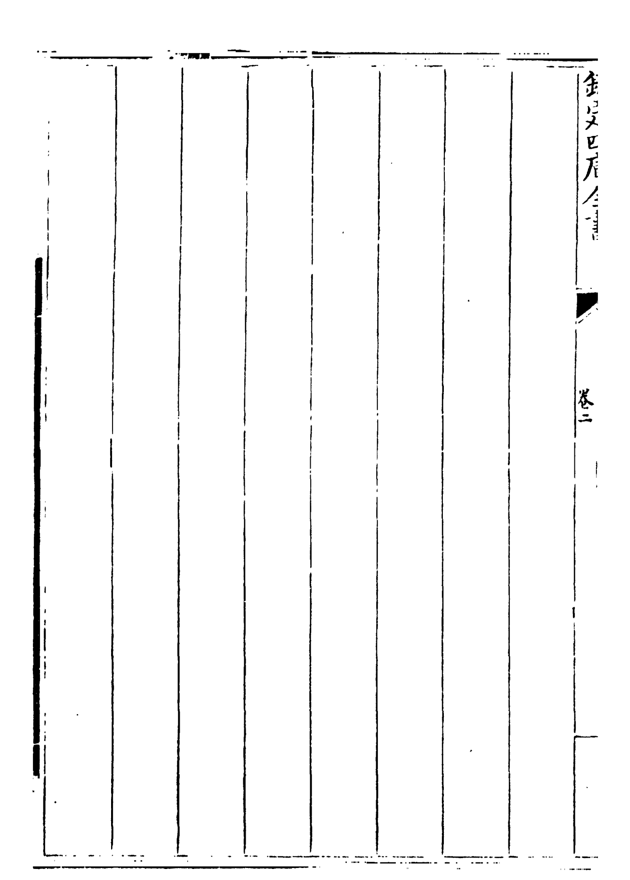
平之治居則與天子為心膂出則與天子為股肱四海九州之人自百官以下其孰不願忠而望賜愈也不狂不愚不蹈河而入火病風而妄罵不當有如讒者之説也雖有讒者百人二公將不信之矣愈何懼而慎旣以語應客夜歸私自尤曰咄市有虎而曽參殺人讒者之效也詩曰取彼讒人投畀豺虎豺虎不食投畀有北有北不受投畀有旲傷於讒疾而甚之之辭也又曰亂之初生僭始旣涵亂之又生君子信讒始疑而終信之之

謂也孔子曰遠佞人夫佞人不能遠則有時而信之矣今我恃直而不戒禍其至哉徐又自解之曰市有虎聽者庸也曾參殺人以愛惑聰也巷伯之傷亂世是逢也今三賢方與天子謀所以施政於天下而階太平之治聽聰而視明公正而敦大夫聰明則聽視不惑公正則不邇讒邪敦大則有以容而思彼讒人者孰敢進而為讒哉雖進而為之亦莫之聽矣我何懼而慎既累月上命李公相客謂愈曰子前被言於一相今李公又相子

其危哉愈曰前之謗我於宰相者翰林不知也後之謗我於翰林者宰相不知也今二公合處而會言若及愈必曰韓愈亦人耳彼敖宰相又敖翰林其將何求必不然吾乃今知免矣既而讒言果不行

朱子曰此元和二年春作宰相鄭絪翰林學士李吉甫中書舍人裴垍也國語驪姬使奄楚以環釋言注以言自解釋也退之作釋言取此又曰同遷於南者凡三人謂公及張署李方叔也

儲欣曰仕路險巇讒人罔極讀之慨然



伯夷頌

士之特立獨行適於義而已不顧人之是非皆豪傑之士信道篤而自知明者也一家非之力行而不惑者寡矣至於一國一州非之力行而不惑者蓋天下一人而已矣若至於舉世非之力行而不惑者則千百年乃一人而已耳若伯夷者窮天地亘萬世而不顧者也昭乎日月不足為明崒乎泰山不足為高巍乎天地不足為容也當殷之亡周之興微子賢也抱祭器而去之武王

周公聖也從天下之賢士與天下之諸侯而往攻之未嘗聞有非之者也彼伯夷叔齊者乃獨以為不可殷既滅矣天下宗周彼二子乃獨耻食其粟餓死而不顧繇是而言夫豈有求而為哉信道篤而自知明也今世之所謂士者一凡人譽之則自以為有餘一凡人沮之則自以為不足彼獨非聖人而自是如此夫聖人乃萬世之標凖也余故曰若伯夷者特立獨行窮天地亘萬世而不顧者也雖然微二子亂臣賊子接跡於後世矣

王安石謂伯夷叔齊扣馬而諫采薇而食餓死首陽諸事皆無有者據孟子以駁史記亦具有見朱子云荆公之論與此頌正相反學者審之朱子之言或為引而不發或為疑事毋質皆未可知顧嘗論之聖人人倫之至也而武周夷齊相反若是然後知天下之理無終窮各行其至是而無非者耳至是而無非者君子以同而異其同者根於天性止乎忠孝窮天地亘萬世而不變也其異者時也位也如百越適京師則北行三韓適京師

則南行始終相反而其至則一也唯其同者窮天地亘萬世而不變故其為異可以窮天地亘萬世而不顧

王安石曰事有出於千世之前聖賢辯之甚詳而明然後世不深考之因以偏見獨識遂以為説既失其本而學士大夫共守之不為變者葢有之矣伯夷是已夫伯夷古之論有孔子孟子焉以孔孟之可信而又辯之反復不一是愈益可信也孔子曰不念舊惡求仁而得仁餓於首陽之下逸民也孟子曰伯夷非

其君不事不立惡人之朝避紂居北海之濵目不視惡色不事不肖百世之師也故孔孟皆以伯夷遭紂之惡不念以怨不忍事之以求其仁餓而避不自降辱以待天下之清而號為聖人耳然則司馬遷以為武王伐紂伯夷叩馬而諫天下宗周而恥之義不食周粟而為采薇之歌韓子因之亦為之頌以為微二子亂臣賊子接迹於後世是大不然也夫商衰而紂以不仁殘天下天下孰不病紂而尤者伯夷也嘗與

太公聞西伯善養老則往歸焉當是之時欲夷紂者二人之心豈有異邪及武王一奮太公相之遂出元元於塗炭之中伯夷乃不與何哉蓋二老所謂天下之大老行年八十餘而舂秋固已高矣自海濵而趨文王之都計亦數千里之遠文王之興以至武王之世歳亦不下十數豈伯夷欲歸西伯而志不遂乃死於北海邪抑来而死於道路邪抑其至文王之都而不足以及武王之世而死邪如是而言伯夷其亦理

有不存者也且武王倡大義於天下太公相而成之而獨以為非豈伯夷乎天下之道二仁與不仁也紂之為君不仁也武王之為君仁也伯夷固不事不仁之紂以待仁而後出武王之仁焉又不事之則伯夷何處乎余故曰聖賢辯之甚明而後世偏見獨識者之失其本也嗚呼使伯夷之不死以及武王之時其烈豈獨太公哉

後漢三賢贊 三首

王充者何會稽上虞本自元城爰來徙居師事班彪家貧無書閱書於肆市肆是遊一見誦憶遂通衆流閉門潛思論衡以修為州治中自免歸歟同郡友人謝姓夷吾上書薦之待詔公車以病不行年七十餘乃作養性一十六篇肅宗之時終於永元

王符節信安定臨涇好學有志為鄉人所輕憤世著論潛夫是名述赦之篇以赦為賊良民之甚其旨甚明皇

甫度遼聞至乃驚衣不及帶屣履出迎豈若鴈門閭鴈呼卿不仕終家吁嗟先生

仲長統公理山陽高平謂髙幹有雄志而無雄才其後果敗以此有聲倜儻敢言語默無常人以為狂生州郡會召稱疾不就著論見情初舉尚書郎後叅丞相軍事卒不至於縈論說古今發憤著書昌言是名友人繆襲稱其文章足繼西京四十一終何其短邪嗚呼先生

後漢三賢皆不為時用著書垂後故本書三人者同傳

與愈所謂欲作唐之一經垂之於無窮誅姦諛於既死發潛德之幽光者其志同而愈爲仕未達其行事亦駸駸相似故賛之以明已意也若夫不滿百言之間而叙事畧無遺者又其文章餘事且唯別有意在言外故括其平生於數十字之内而韻之若果爲三賢史賛則當別標立傳之本意不徒促縮其詞將傳文覆舉一過而已也是亦文體之宜考者

鄆州谿堂詩

憲宗之十四年始定東平三分其地以華州刺史禮部尚書兼御史大夫扶風馬公為鄆曹濮節度觀察等使鎮其地既一年襃其軍號曰天平軍上即位之二年召公入且將用之以其人之安公也復歸之鎮上之三年公為政於鄆曹濮也適四年矣治成制定衆志大固惡絕於心仁形於色竱心一力以供國家之職於時沂密始分而殘其帥其後幽鎮魏不悅於政相扇繼變復歸

於舊徐亦乘勢逐帥自置同於三方惟鄆也截然中居四鄰望之若防之制水恃以無恐然而皆曰鄆為虜巢且六十年將彊卒武曹濮於鄆州大而近軍所根柢皆驕以易怨而公承死亡之後掇拾之餘剝膚椎髓公私掃地赤立新舊不相保持萬目睽睽公於此時能安以治之其功為大若幽鎮魏徐之亂不扇而變此功反小何也公之始至衆未熟化以武則忿以憾以恩則横而肆一以為赤子一以為龍蛇憊心罷精磨以歳月然後

致之難也及教之行衆皆戴公爲親父母夫叛父母從仇讐非人之情故曰易於是天子以公爲尚書右僕射封扶風縣開國伯以褒嘉之公亦樂衆之和知人之悅而侈上之賜也於是爲堂於其居之西北隅號曰谿堂以饗士大夫通上下之志既饗其從事陳曾謂其衆言公之畜此邦其勤不亦至乎此邦之人累公之化惟所令之不亦順乎上勤下順遂濟登茲不亦休乎昔者人謂斯何今者人謂斯何雖然斯堂之作意其有謂而喑

無詩歌是不考引公德而接邦人於道也乃使來請其詩曰帝奠九壥有葉有年有荒不條河岱之間及我憲考一收正之視邦選侯以公來尸公來尸之人始未信公不飲食以訓以徇孰飢無食孰呻孰歎孰寃不問不得分願孰為邦蠹節根之螟羊狠狼貪以口覆城吹之喣之摩手拊之箴之石之膊而磔之凡公四封既富以彊謂公吾父孰違公令可以帥征不寧守邦公作谿堂播播流水淺有蒲蓮深有蒹葦公以賓燕其鼓駭駭公

燕谿堂賔校醉飽流有跳魚岸有集鳥既歌以舞其鼔考考公在谿堂公御琴瑟公暨賔贊稽經諏律施用不差人用不屈谿有蘋苃有龜有魚公在中流右詩左書無我斁遺此邦是庥

朱子考異載長安薛氏家藏皇甫湜與吕黎手帖推重此文特至　又按鄆州石本凡公四封既富以彊謂公吾父孰違公令可以帥征不寧守邦朱子曰平淮西碑云屢興師征作師為是石本或誤未可知也今按帥幸

同義如大學帥天下之類故將帥之帥亦可作率可以帥征言可以帥之而征不庭也與平淮西碑屢興師征不同應從石本

聖祖御評

一解一難開闔有法

爭臣論

或問諫議大夫陽城於愈可以為有道之士乎哉學而聞多不求聞於人也行古人之道居於晉之鄙晉鄙人薰其德而善良者幾千人大臣聞而薦之天子為諫議大夫人皆以為華陽子不色喜居於位五年視其德如在野彼豈以富貴移易其心哉愈應之曰易所謂恒其德貞而夫子凶者也惡得為有道之士哉在易蠱之上九云不事王侯高尚其事蹇之六二

曰王臣蹇蹇匪躬之故夫不以所居之時不一而所
之德不同也若蠱之上九居無用之地而致匪躬之
以蹇之六二在王臣之位而高不事之心則冒進之
生曠官之刺興志不可則而尤不終無也今陽子在
不為不久矣聞天下之得失不為不熟矣天子待之
為不加矣而未嘗一言及於政視政之得失若越人
秦人之肥瘠忽焉不加喜慼於其心問其官則曰諫
也問其禄則曰下大夫之秩也問其政則曰我不知

廣之以矣是乎則

有道之士固如是乎哉且吾聞之有官守者不得其職則去有言責者不得其言則去今陽子以為得其言乎哉得其言而不言與不得其言而不去無一可者也陽子將為祿仕乎古之人有云仕不為貧而有時乎為貧謂祿仕者也宜乎辭尊而居卑辭富而居貧若抱關擊柝者可也蓋孔子嘗為委吏矣嘗為乘田矣亦不敢曠其職必曰會計當而已矣必曰牛羊遂而已矣若陽子之秩祿不為卑且貧章章明矣而如此其可乎哉或

蹈節患位不視議也

曰否非若此也夫陽子惡訕上者惡為人臣招其君之過而以為名者故雖諫且議使人不得而知焉書曰爾有嘉謀嘉猷則入告爾后于內爾乃順之于外曰斯謀斯猷惟我后之德夫陽子之用心亦若此者愈應之曰若陽子之用心如此滋所謂惑者矣入則諫其君出不使人知者大臣宰相者之事非陽子之所宜行也夫陽子本以布衣隱於蓬蒿之下主上嘉其行誼擢在此位官以諫為名誠宜有以奉其職使四方後代知朝廷有

直言骨鯁之臣天子有不僭賞從諫如流之美庶巖穴之士聞而慕之束帶結髮願進於闕下而伸其辭説致吾君於堯舜熙鴻號於無窮也若書所謂則大臣宰相之事非陽子之所宜行也且陽子之心將使君人者惡聞其過乎是啓之也或曰陽子之不求聞而人聞之不求用而君用之不得已而起守其道而不變何子過之深也愈曰自古聖人賢士皆非有求於聞用也閔其時之不平人之不乂得其道不敢獨善其身而必以兼濟

天下也孜孜矻矻死而後已故禹過家門不入孔席不暇暖而墨突不得黔彼二聖一賢者豈不自知安佚之為樂哉誠畏天命而悲人窮也夫天授人以賢聖才能豈使自有餘而已誠欲以補其不足者也耳目之於身也耳司聞而目司見聽其是非視其險易然後身得安焉聖賢者時人之耳目也時人者聖賢之身也且陽子之不賢則將役於賢以奉其上矣若果賢則固畏天命而閔人窮也惡得以自暇逸乎哉或曰吾聞君子不欲

加諸人而惡訐以為直者若吾子之論直則直矣無乃傷於德而費於辭乎好盡言以招人過國武子之所以見殺於齊也吾子其亦聞乎愈曰君子居其位則思死其官未得位則思修其辭以明其道我將以明道也非以為直而加人也且國武子不能得善人而好盡言於亂國是以見殺傳曰惟善人能受盡言謂其聞而能改之也子告我曰陽子可以為有道之士也今雖不能及已陽子將不得為善人乎哉

按歐陽修曰退之譏陽城不能極諫城卒以諫顯人皆謂城之不諫蓋有待而然退之不識而妄譏修獨以為不然當退之作論時城為諫議已五年後二年始廷論陸贄及沮延齡作相欲裂其麻才兩事耳當德宗時可謂多事付受失宜叛將强臣羅列天下又多猜忌信任小人於此之時豈無一事可言而需七年邪當時豈無急於延齡陸贄兩事者而為諫官七年適遇其事一諫而罷以塞其責向使止五年六年而遂遷司業是終無一言

而去也何所取哉修之為此言以警當時突梯脂韋自託於陽城待事後諫之徒也然所以訾城者得無未察其心歟夫君子之事君忍冀其君之有大過舉以成我敢諫之名哉使城五年遷官而終無一言以去豈其以敢諫之名未成而有所不槩於心邪好名之人能讓千乘之國苟非其人簞食豆羮見於色使城以諫為名則五年之間可以為名者亦多矣而五年之後亦必不能為是二事炳炳烺烺照耀千古誠之不可揜如是也德

宗之朝洵多故矣叛臣强將洵羅列天下矣其措置付托洵失宜矣然其時勢猶如痼疾然攻之不可違之不及去其疾則命亦隨之故轉以病為命而貞疾恒不死非有大聖大賢為之君與相别造有唐之命徒區區補苴罅漏於温凉燥濕之閒此節愈則彼節病無益也城誠自度無伊尹周公之才而亦度德宗非武丁祖甲之君五年不言城蓋自知其言不能損其疾使遄有喜而又不忍恝然去其君以自髙初不計天下後世謂其無

敢諫之名而姑為嘵嘵以塞其責也至於納延齡之譛逐陸贄且以延齡為相則誠所謂樂其所以亡者城安得不被髮纓冠而救之垂涕泣而道之德宗失國陸贄規畫啓勿言中乎經動中乎宜激天下忠臣義士之心沮天下亂臣賊子之氣安九廟於既傾引千鈞以一髮乃瘡痍猶痛詔墨未乾先自壞其心膂股肱使亂臣賊子笑之齒冷義士忠臣痛之心傷大事去矣德宗之時土地甲兵半為叛臣强將之所有延齡又將為敲骨取

髓之謀使已叛者不返未叛者胥叛夫言利之臣之喪人家國也雖貞觀之治一相延齡其為貞元不難況貞元之時其為昭僖易如反掌耳城為諫議七年德宗失政雖多安有更急於此二事者修乃曰豈無之誠未論其世也德宗雖終逐陸贄而國日益不振然延齡亦卒不相叛臣强將知朝廷之猶有人士志民心知天理之不可滅唐之不亡於德宗之手孰謂非城之力哉迨順宗初年城已死愈為實録其中特立傳者三人陸贄陽

城張萬福詳書其諫德宗事是愈於其時已曉然有以知城之心後人又何必仲愈而絀城哉若林少頴又曰退之譏陽城固善矣及退之為史官不敢襃貶而柳子厚作書以責之子厚之責退之亦猶退之之責陽城目見泰山不見眉睫其是之謂乎以此絀陽城并絀韓愈則更為好議論之過也記有之人藏其心不可測度也是故泥迹而求未有不大謬夫明見其迹猶或以不知其心而是非大謬況所聞異辭所傳聞又異辭且不得

聖祖御評
敘致曲
真得其
非徒形

見其迹而欲斷其心以為天下萬世之褒誅是唯孔子之聖乃能知微知彰而不爽纍黍耳退之之不敢以孔子自任而不為史也亦猶陽城之不敢以伊周自任而不妄諫也可輕議之哉柳子厚之學不可與退之絜明矣而退之作爭臣論時猶未若為史官時之明達也雖然退之責諫臣子厚責史官砥礪臣節而羞素餐之徒豈非直諒多聞古之益友哉尚友古人者胥當三復其言不必索瘢求瘢好為詆古之論也

…折如畫龍門神髓形似也

張中丞傳後叙

元和二年四月十三日夜愈與吳郡張籍閱家中舊書得李翰所為張巡傳翰以文章自名為此傳頗詳密然尚恨有闕者不為許遠立傳又不載雷萬春事首尾遠雖材若不及巡者開門納巡位本在巡上授之柄而處其下無所疑忌竟與巡俱守死成功名城陷而虜與巡死先後異耳兩家子弟材智下不能通知二父志以為巡死而遠就虜疑畏死而辭服於賊遠誠畏死何苦守

尺寸之地食其所愛之肉以與賊抗而不降乎當其圍守時外無蚍蜉蟻子之援所欲忠者國與主耳而賊語以國亡主滅遠見救援不至而賊來益衆必以其言為信外無待而猶死守人相食且盡雖愚人亦能數日而知死處矣遠之不畏死亦明矣惡有城壞其徒俱死獨蒙愧恥求活雖至愚者不忍為嗚呼而謂遠之賢而為之邪說者又謂遠與巡分城而守城之陷自遠所分始以此詬遠此又與兒童之見無異人之將死其藏腑必有

先受其病者引繩而絶之其絶必有處觀者見其然從而尤之其亦不逹於理矣小人之好議論不樂成人之美如是哉如廵逺之所成就如此卓卓猶不得免其他則又何說當二公之初守也寧能知人之卒不救棄城而逆遁茍此不能守雖避之他處何益及其無救而且窮也將其創殘餓羸之餘雖欲去必不逹二公之賢其講之精矣守一城捍天下以千百就盡之卒戰百萬日滋之師蔽遮江淮沮遏其勢天下之不亡其誰之功也

當是時棄城而圖存者不可一二數擅彊兵坐而觀者相環也不追議此而責二公以死守亦見其自比於逆亂設淫辭而助之攻也愈嘗從事於汴徐二府屢道於兩府間親祭於其所謂雙廟者其老人往往說廵遠時事云南霽雲之乞救於賀蘭也賀蘭嫉廵遠之聲威功績出已上不肯出師救愛霽雲之勇且壯不聽其語彊留之具食與樂延霽雲坐霽雲慷慨語曰雲來時睢陽之人不食月餘日矣雲雖欲獨食義不忍雖食且不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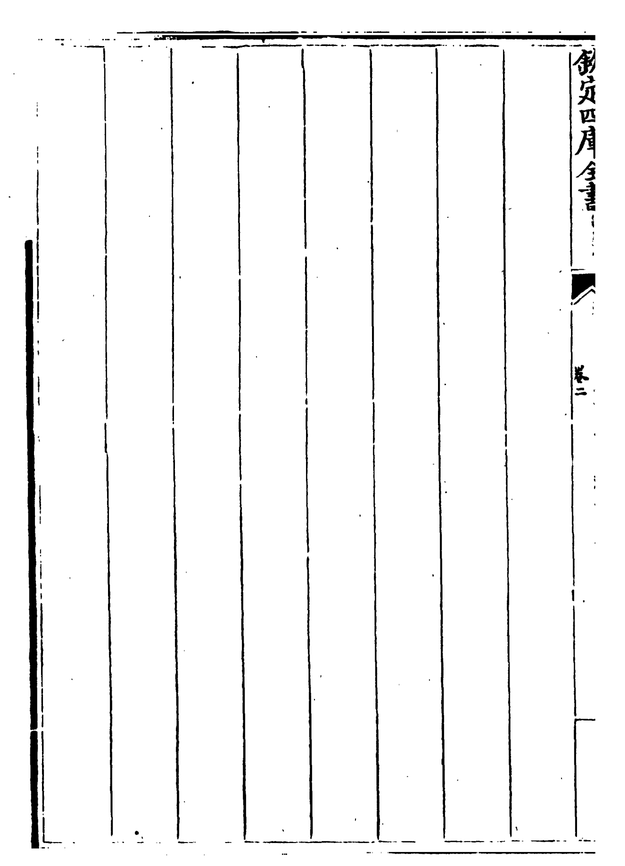
咽因拔所佩刀斷一指血淋漓以示賀蘭一座大驚皆感激為雲泣下雲知賀蘭終無為雲出師意即馳去將出城抽矢射佛氏浮圖矢著其上甎半箭曰吾歸破賊必滅賀蘭此矢所以志也愈貞元中過泗州船上人猶指以相語城陷賊以刃脅降巡巡不屈即牽去將斬之又降霽雲雲未應巡呼雲曰南八男兒死耳不可為不義屈雲笑曰欲將以有為也公有言雲敢不死即不屈張籍曰有于嵩者少依於巡及巡起事嵩常在圍中籍

大歴中於和州烏江縣見嵩嵩時年六十餘矣以巡初甞得臨渙縣尉好學無所不讀籍時尚小粗問巡遠事不能細也云巡長七尺餘鬚髯若神甞見嵩讀漢書謂嵩曰何為久讀此嵩曰未熟也巡曰吾於書讀不過三徧終身不忘也因誦嵩所讀書盡卷不錯一字嵩驚以為巡偶熟此卷因亂抽他帙以試無不盡然嵩又取架上諸書試以問巡巡應口誦無疑嵩從巡久亦不見巡常讀書也為文章操紙筆立書未甞起草初守睢陽時

士卒僅萬人城中居人戸亦且數萬巡因一見問姓名其後無不識者巡怒鬚髯輒張及城陷賊縛巡等數十人坐且將戮巡起旋其衆見巡起或起或泣巡曰汝勿怖死命也衆泣不能仰視巡就戮時顔色不亂陽陽如平常遠寛厚長者貌如其心與巡同年生月日後於巡呼巡為兄死時年四十九嵩貞元初死於亳宋間或傳嵩有田在亳宋間武人奪而有之嵩將詣州訟理為所殺嵩無子張籍云

儲欣曰雷萬春茅鹿門謂當作南霽雲而黄梨州非之黄近是葢所謂不載首尾者如唐書云雷萬春者不詳所從来前人不載後人自不得詳也睢陽戰闘南雷略同張公仕雷與南無二又偕公同日死節而首尾不載不詳此子韓子所以恨其闕也春秋之法傳著傳疑闕者已矣惟往来汴徐之間耳聞目見得南將軍事而具書之著以傳著史法固然何必前提後應哉按唐書南霽雲者魏州頓丘人少微賤為人

操舟末云子承嗣歷涪州刺史則南將軍固首尾歷
碌而猶恨闕如無是理矣



愛直贈李君房别

左右前後皆正人也欲其身之不正惡可得邪吾觀李生在南陽公之側有所不知知之未嘗不為之思有所不疑疑之未嘗不為之言勇不動於氣義不陳乎色南陽公舉措施為不失其宜天下之所窺觀稱道洋洋者抑亦左右前後有其人乎凡在此趨公之庭議公之事者吾既從而遊矣言而公信之者謀而公從之者四方之人則既聞而知之矣李生南陽公之甥也人不知者

將曰李生之託婚於富貴之家將以充其所求而止耳故吾樂為天下道其為人焉今之從事於彼也吾為南陽公愛之又未知人之舉李生於彼者何辭彼之所以待李生者何道舉不失辭待不失道雖失之此足愛惜而得之彼為歡欣於李生道猶若也舉之不以吾所稱待之不以吾所期李生之言不可出諸其口矣吾重為天下惜之

子路去魯與顏子别顏子曰何以處我子路曰何以贈

我贈别以言舊矣題曰愛直所以明立言之大旨也紆徐委折以扶友於直善辭哉

圬者王承福傳

圬之為技賤且勞者也有業之其色若自得者聽其言約而盡問之王其姓承福其名世為京兆長安農夫天寶之亂發人為兵持弓矢十三年有官勲棄之來歸喪其土田手鏝衣食餘三十年舍於市之主人而歸其屋食之當焉視時屋食之貴賤而上下其圬之傭以償之有餘則以與道路之廢疾餓者焉又曰粟稼而生者也若布與帛必蠶績而後成者也其他所以養生之具皆

待人力而後完也吾皆賴之然人不可徧為宜乎各致其能以相生也故君者理我所以生者也而百官者承君之化者也任有小大惟其所能若器皿焉食焉而怠其事必有天殃故吾不敢一日捨鏝以嬉夫鏝易能可力焉又誠有功取其直雖勞無愧吾心安焉夫力易强而有功也心難强而有智也用力者使於人用心者使人亦其宜也吾特擇其易為而無愧者取焉嘻吾操鏝以入貴富之家有年矣有一至者焉又往過之則為墟

矣有再至三至者焉而往過之則為墟矣問之其鄰或曰噫形戮也或曰身既死而其子孫不能有也或曰死而歸之官也吾以是觀之非所謂食焉怠其事而得天殃者邪非強心以智而不足不擇其才之稱否而冒之者邪非多行可愧知其不可而強為之者邪將貴富難守薄功而厚饗之者邪抑豐悴有時一去一來而不可常者邪吾之心憫焉是故擇其力之可能者行焉樂富貴而悲貧賤我豈異於人哉又曰功大者其所以自奉

也博妻與子皆養於我者也吾能薄而功小不有之可也又吾所謂勞力者若立吾家而力不足則心又勞也一身而二任焉雖聖者不可能也愈始聞而惑之又從而思之蓋賢者也蓋所謂獨善其身者也然吾有譏焉謂其自為也過多其為人也過少其學楊朱之道者耶楊之道不肯拔我一毛而利天下而夫人以有家為勞心不肯一動其心以畜其妻子其肯勞其心以為人乎哉雖然其賢於世之患不得之而患失之者以濟其生

之欲貪邪而亡道以喪其身者其亦遠矣又其言有可
以警余者故余為之傳而自鑒焉
史有二記事記言左傳記事也國語記言也韓集私傳
二何蕃傳記事也王承福傳記言也其言有足警鄙夫
之事君明天之不假易而民生之不可以逾則不可以
無傳也然而國史之所不得載則義得私立傳也

太學生何蕃傳

太學生何蕃入太學者廿餘年矣歲舉進士學成行尊自太學諸生推頌不敢與蕃齒相與言於助教博士助教博士以狀申於司業祭酒司業祭酒撰次蕃之羣行焯焯者數十餘事以之升於禮部而以聞於天子京師諸生以薦蕃名文說者不可選紀公卿大夫知蕃者比肩立莫為禮部為禮部者率蕃所不合者以是無成功蕃淮南人父母具全初入太學歲率一歸父母止之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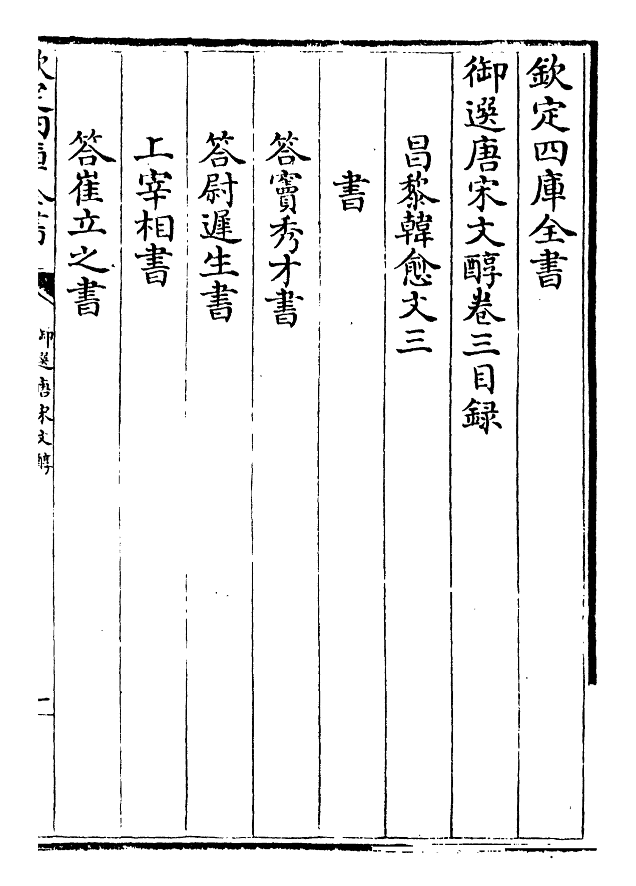
後間一二歲乃一歸又止之不歸者五歲矣蕃純孝人也閔親之老不自克一日揖諸生歸養於和州諸生不能止乃閉蕃空舍中於是太學六館之士百餘人又以蕃之義行言於司業陽先生城請諭留蕃於是太學關祭酒會陽先生出道州不果留歐陽詹生言曰蕃仁勇人也或者曰蕃居太學諸生不為非義葬死者之無歸哀其孤而字焉惠之大小必以力復斯其所謂仁歟蕃之力不任其體其貌不任其心吾不知其勇也歐陽詹

生曰朱泚之亂太學諸生舉將從之來請起蕃蕃正色叱之六館之士不從亂玆非其勇歟惜乎蕃之居下其可以施於人者不流也譬之水其為澤不為川乎川者高澤者卑高者流卑者止是故蕃之仁義充諸心行諸太學積者多施者不遐也天將雨水氣上無擇於川澤澗谿之高下然則澤之道其亦有施乎抑有待於彼者歟故凡貧賤之士必有待然後能有所立獨何蕃歟吾是以言之無亦使其無傳焉

首句至兹非其勇歟傳也惜乎至末賛也賛語最得先
聖先師修道立教之深意蓋禮樂刑政四達而不悖者
聖賢在上位居高建瓴順風而呼用能錫庶民于汝極
其義顯而易見也若夫入孝出弟守先而待後者聖賢
在下位如天地絪緼萬物化醇有以感人心而天下和
平其義隱而難知也積者多施者不避位下者如是雖
然其顯者然其隱者不皆然也積之誠多則忠孝之耿
光昭昭然揭日月以行其感人之深淪肌浹髓正如天

將雨水氣上不期然而然莫之致而至其施之邇有非
耳目心思之所及計者豈係位之高與卑哉君子之道
費而隱其斯之謂歟雖然言之無文行而不遠則所謂
必有待然後能有所立也爰於卒章告萬世以立言之
意焉或乃謂龔斯文之行而蕃或得一用於世亦淺之
乎讀斯傳矣

御選唐宋文醇卷二



御選唐宋文醇卷三目録

昌黎韓愈文三

書

御選唐宋文醇卷三

昌黎韓愈文三

答竇秀才書

愈白愈少駑怯於他藝能自度無可努力又不通時事而與世多齟齬念終無以樹立遂發憤篤專於文學學不得其術凡所辛苦而僅有之者皆符於空言而不適於實用又重以自廢是故學成而道益窮年老而智愈

困今又以罪黜於朝廷遠竄蠻縣愁憂無聊瘴癘侵加喘喘焉無以冀朝夕足下年少才俊辭雅而氣銳當朝廷求賢如不及之時當道者又皆良有司操數寸之管書盈尺之紙高可以釣爵位循次而進亦不失萬一於甲科今乃乘不測之舟入無人之地以相從問文章為事身勤而事左辭重而請約非計之得也雖使古之君子積道藏德遁其光而不曜膠其口而不傳者遇足下之請懇懇猶將倒廩傾囷羅列而進也若愈之愚不肖又

安敢有愛於左右哉顧足下之能足以自奮愈之所有

如前所陳是以臨事愧恥而不敢答也錢財不足以賄左

右之匱急文章不足以發足下之事業稛載而往垂槖

而歸足下亮之而已

朱子曰公以言事黜為陽山令故云遠宰蠻縣貞元

二十年作也

答尉遲生書

愈白尉遲生足下夫所謂文者必有諸其中是故君子慎其實實之美惡其發也不揜本深而末茂形大而聲宏行峻而言厲心醇而氣和昭晰者無疑優游者有餘體不備不可以為成人辭不足不可以為成文愈之所聞者如是有問於愈者亦以是對今吾子所為皆善矣謙謙然若不足而以徵於愈愈又敢有愛於言乎抑所能言者皆古之道古之道不足以取於今吾子何其愛

之異也賢公卿大夫在上比肩始進之賢士在下比肩彼其得之必有以取之也子欲仕乎其往問焉皆可學也若獨有愛於是而非仕之謂則愈也嘗學之矣請繼今以言

文之為文也以其體言之在易為離日月麗乎天百穀草木麗乎土天地之文也重明以麗乎正乃化成天下人之文也正也者善也善也者舍於人心之明而麗於萬物之文者也以其用言之在易為賁宣人心之明而

著萬物之文非文無以為也縱之横之不知其幾千萬里也上之下之不知其幾千萬年也言語不通嗜欲不同同其文則五方可一家焉萬年可一念焉賁之功也雖然賁无飾也賁之六文賁趾賁須皆言自然而不可强也皤如濡如戔戔白賁皆言貴乎其質而非貴乎其賁也致飾然後亨則盡矣孔子所戒也昌黎未嘗言易而深得乎易之義其云實之美惡其發也不揜可為探本窮源矣誠慎乎其實及其至也即仲尼所得統於文

武周公而文在兹之文也其未至者雖曰有洌氿泉不可語海然與斷港絶潢固不同也

上宰相書

正月二十七日前鄉貢進士韓愈謹伏光範門下再拜獻書相公閣下詩之序曰菁菁者莪樂育材也君子能長育人材則天下喜樂之矣其詩曰菁菁者莪在彼中阿既見君子樂且有儀說者曰菁菁者盛也莪微草也阿大陵也言君子之長育人材若大陵之長育微草能使之菁菁然盛也既見君子樂且有儀云者天下美之之辭也其三章曰既見君子錫我百朋說者曰百朋多

之之辭也言君子既長育人材又當爵命之賜之厚禄以寵貴之云爾其卒章曰汎汎楊舟載沈載浮既見君子我心則休説者曰載載也沈浮者物也言君子之於人才無所不取若舟之於物浮沈皆載之云爾既見君子我心則休云者言若此則天下之心美之也君子之於人也既長育之又當爵命寵貴之而於其才無所遺焉孟子曰君子有三樂王天下不與存焉其一曰樂得天下之英才而教育之此皆聖人賢士之所極言至論古

今之所宜法者也然則孰能長育天下之人材將非吾君與吾相乎孰能教育天下之英才將非吾君與吾相乎幸今天下無事小大之官各守其職錢穀甲兵之問不至於廟堂論道經邦之暇捨此宜無大者焉今有人生二十八年矣名不著於農工商賈之版其業則讀書著文歌頌堯舜之道鷄鳴而起孜孜焉亦不為利其所讀皆聖人之書楊墨釋老之學無所入於其心其所著皆約六經之旨而成文抑邪與正辨時俗之所惑居窮

守約亦時有感激怨懟奇怪之辭以求知於天下亦不悖於教化妖淫諛佞譸張之說無所出於其中四舉於禮部乃一得三選於吏部卒無成九品之位其可望一畝之宫其可懷遑遑乎四海無所歸恤恤乎飢不得食寒不得衣濵於死而益固得其所者爭笑之忽將棄其舊而新是圖求老農老圃而為師悼本志之變化中夜涕泗交頤雖不足當詩人孟子之謂抑長育之使成材其亦可矣教育之使成才其亦可矣抑又聞古之君子

相其君也一夫不獲其所若已推而內之溝中今有人生七年而學聖人之道以修其身積二十年不得已一朝而毀之是亦不獲其所矣伏念今有仁人在上位若不往告之而遂行是果於自棄而不以古之君子之道待吾相也其可乎寧往告焉若不得志則命也其亦行矣洪範曰凡厥庶民有猷有為有守汝則念之不協于極不罹于咎皇則受之而康而色曰予攸好德汝則錫之福是皆與善之辭也抑又聞古之人有自進者而君

子不逆之矣曰予攸好德汝則錫之福之謂也抑又聞上之設官制禄必求其人而授之者非苟慕其才而富貴其身也蓋將用其能理不能用其明理不明者耳下之修已立誠必求其位而居之者非苟没於利而榮於名也蓋將推已之所餘以濟其不足者耳然則上之於求人下之於求位交相求而一其致焉耳苟以是而為心則上之道不必難其下下之道不必難其上可舉而舉焉不必讓其自舉也可進而進焉不必廉於自進也

抑又聞上之化下得其道則勸賞不必徧加乎天下而天下從焉因人之所欲為而遂推之之謂也今天下不由吏部而仕進者幾希矣主上感傷山林之士有逸遺者屢詔內外之臣旁求於四海而其至者葢闕焉豈其無人乎哉亦見國家不以非常之道禮之而不來耳彼之處隱就閒者亦人耳其耳目鼻口之所欲其心之所樂其體之所安豈有異於人乎哉今所以惡衣食窮體膚麋鹿之與處猨狖之與居固自以其身不能與時從

順俯仰故甘心自絶而不悔焉而方聞國家之仕進者必舉於州縣然後升於禮部吏部試之以繍繪雕琢之文考之以聲勢之逆順章句之短長中其程式者然後得從下士之列雖有化俗之方安邊之畫不由是而稍進萬不有一得焉彼惟恐入山之不深入林之不密其影響昧昧惟恐聞於人也今若聞有以書進宰相而求仕者而宰相不辱焉而薦之天子而爵命之而布其書於四方枯槁沈溺魁閎寛通之士必且洋洋焉動其心

峨峨焉纓其冠于于焉而來矣此所謂勸賞不必徧加乎天下而天下從焉者也因人之所欲為而遂推之之謂者也伏惟覽詩書孟子之所指念育才錫福之所以考古之君子相其君之道而忘自進自舉之罪思設官制禄之故以誘致山林逸遺之士庶天下之行道者知所歸焉小子不敢自幸其嘗所著文輙採其可者若干首録在異卷冀辱賜觀焉干黷尊嚴伏地待罪愈再拜

唐時士子不恥自薦斯文固是昌黎少作然說詩義極

湛深其道先王興賢育才之意甚明切宰相而能如是可謂舉職矣傳所為其自為謀也則過矣其為人謀則忠故不與他書並刪焉

答崔立之書

斯立足下僕見險不能止動不得時顛頓狼狽失其所操持困不知變以至辱於再三君子小人之所憫笑天下之所背而馳者也足下猶復以為可教貶損道德乃至手筆以問之舉援古昔辭義高遠且進且勸足下之於故舊之道得矣雖僕亦固望於吾子不敢望於他人者耳然尚有似不相曉者非故欲發余乎不然何子之不以文夫期我也不能默默聊復自明僕始年十六七

時未知人事讀聖人之書以為人之仕者皆為人耳非有利乎已也及年二十時若家貧衣食不足謀於所親然後知仕之不唯為人耳及來京師見有舉進士者人多貴之僕誠樂之就求其術或出禮部所試賦詩策等以相示僕以為可無學而能因詣州縣求舉有司者好惡出於其心四舉而後有成亦未即得仕聞吏部有以博學宏辭選者人尤謂之才且得美仕就求其術或出所試文章亦禮部之類私怪其故然猶樂其名因又詣

州府求舉凡二試於吏部一既得之而又黜於中書雖不得仕人或謂之能焉退自取所試讀之乃類於俳優者之辭顏忸怩而心不寧者數月既已為之則欲有所成就書所謂恥過作非者也因復求舉亦無幸焉乃復自疑以為所試與得之者不同其程度及得觀之余亦無甚愧焉夫所謂博學者豈今之所謂者乎夫所謂宏辭者豈今之所謂者乎誠使古之豪傑之士若屈原孟軻司馬遷相如揚雄之徒進於是選必知其懷慙乃不

自進而已耳設使與夫今之善進取者競於蒙昧之中僕必知其辱焉然彼五子者且使生於今之世其道雖不顯於天下其自負何如哉肯與夫斗筲者決得失於一夫之目而為之憂樂哉故凡僕之汲汲於進者其小得蓋欲以具裘葛養窮孤其大得蓋欲以同吾之所樂於人耳其他可否自計已熟誠不待人而後知今足下乃復比之獻玉者以為必俟工人之剖然後見知於天下雖兩刖足不為病且無使勍者再尅誠足下相勉之

意厚也然仕進者豈捨此而無門哉足下謂我必待是而後進者尤非相悉之辭也僕之玉固未嘗獻而足固未嘗刖足下無為為我戚戚也方今天下風俗尚有未及於古者邊境尚有被甲執兵者主上不得怡而宰相以為憂僕雖不賢亦且潛究其得失致之乎吾相薦之乎吾君上希卿大夫之位下猶取一障而乘之若都不可得猶將耕於寛閒之野釣於寂寞之濱求國家之遺事考賢人哲士之終始作唐之一經垂之於無窮誅姦

聖祖御
好學
養氣
得力

訣於既死發潛德之幽光二者將必有一可足下以為僕之玉凡幾獻而足凡幾刖也又所謂勍者果誰哉再尅之刑信如何也士固信於知已微足下無以發吾之狂言愈再拜

樊汝霖曰立之字斯立貞元四年進士唐進士禮部既登第後吏部試之中其程度然後命之官公貞元八年第進士至是三試吏部不售斯立以書勉之而公以書答之也

評　深思讀書　昌黎一生　學盡此篇

答李翊書

六月二十六日愈白李生足下生之書辭甚高而其問何下而恭也能如是誰不欲告生以其道道德之歸也有日矣況其外之文乎抑愈所謂望孔子之門墻而不入於其宮者焉足以知是且非邪雖然不可不為生言之生所謂立言者是也生所為者與所期者甚似而幾矣抑不知生之志蘄勝於人而取於人邪將蘄至於古之立言者邪蘄勝於人而取於人則固勝於人而可取

於人矣將蘄至於古之立言者則無望其速成無誘於勢利養其根而竢其實加其膏而希其光根之茂者其實遂膏之沃者其光曄仁義之人其言藹如也抑又有難者愈之所為不自知其至猶未也雖然學之二十餘年矣始者非三代兩漢之書不敢觀非聖人之志不敢存處若忘行若遺儼乎其若思茫乎其若迷當其取於心而注於手也惟陳言之務去戛戛乎其難哉其觀於人不知其非笑之為非笑也如是者亦有年猶不改然

後識古書之正偽與雖正而不至焉者昭昭然白黑分矣而務去之乃徐有得也當其取於心而注於手也汨汨然來矣其觀於人也笑之則以為喜譽之則以為憂以其猶有人之說者存也如是者亦有年然後浩乎其沛然矣吾又懼其雜也迎而距之平心而察之其皆醇也然後肆焉雖然不可以不養也行之乎仁義之途游之乎詩書之源無迷其途無絶其源終吾身而已矣氣水也言浮物也水大而物之浮者大小畢浮氣之與言

猶是也氣盛則言之短長與聲之高下者皆宜雖如是其敢自謂幾於成乎雖幾於成其用於人也奚取焉雖然待用於人者其肖於器邪用與舍屬諸人君子則不然處心有道行已有方用則施諸人舍則傳諸其徒垂諸文而為後世法如是者其亦足樂乎其無足樂也有志乎古者希矣志乎古必遺乎今吾誠樂而悲之亟稱其人所以勸之非敢褒其可褒而貶其可貶也問於愈者多矣念生之言不志乎利聊相為言之愈白

樊汝霖曰自三代以還陵夷至於江左斯文掃地唐興貞觀開元之盛終莫能起至貞元末而公出於是以六經之文為諸儒倡其觀於人也笑之則心以為喜者大聲不入於里耳而不笑不足以為道此公所以喜若人人皆見而說之而譽之斯亦淺矣此所以為憂李漢所謂時人始而驚中而笑且排先生益堅終而翕然隨以定者其此之謂歟王荊公乃云力去陳言夸末俗可憐無補費精神好詆之過也汨汨然

來矣浩乎其沛然者皇甫持正諭業所云韓吏部之文如長江秋注千里一道老蘇上歐陽書亦云韓子之文如長江大河渾浩流轉者是也

與李翺書

使至辱足下書歡愧来并不容於心嗟乎子之言意皆是也僕雖巧説何能逃其責邪然皆子之愛我多重我厚不酌時人待我之情而以子之待我之意使我望於時人也僕之家本窮空重遇攻劫衣服無所得養生之具無所有家累僅三十口攜此將安所歸託乎捨之入京不可也挈之而行不可也足下將安以為我謀哉此一事耳足下謂我入京誠有所益乎僕之有子猶有

不知者時人能知我哉持僕所守驅而使奔走伺候公卿間開口論議其安能有以合乎僕在京城八九年無所取資日求於人以度時月當時行之不覺也今而思之如痛定之人思當痛之時不知何能自處也今年加長矣復驅之使就其故地是亦難矣所貴乎京師者不以明天子在上賢公卿在下布衣韋帶之士談道義者多乎以僕逞逞於其中能上聞而下達乎其知我者固少知而相愛不相忌者又加少内無所資外無所從終

安所為乎嗟乎子之責我誠是也愛我誠多也今天下之人有如子者乎自堯舜已來士有不遇者乎無也子獨安能使我潔清不洿而處其所可樂哉非不願為子之所云者力不足勢不便故也僕於此豈以為大相知乎累累隨行役役逐隊飢而食飽而嬉者也其所以止而不去者以其心誠有愛於僕也然所愛於我者少不知我者猶多吾豈樂於此乎哉將亦有所病而求息於此也嗟乎子誠愛我矣子之所責於我者誠是矣然恐

子有時不暇責我而悲我不暇悲我而自責且自悲也及之而後知履之而後難耳孔子稱顔回一簞食一瓢飲人不堪其憂回也不改其樂彼人者有聖者為之依歸而又有簞食瓢飲足以不死其不憂而樂也豈不易哉若僕無所依歸無簞食無瓢飲無所取資則餓而死其不亦難乎子之聞我言亦悲矣嗟乎子亦慎其所之哉離違久乍還侍左右當日懽喜故專使馳此候足下意并以自解愈再拜

時昌黎在張僕射建封幕中翶以書勸其棄之走京師昌黎復書云云道其愁苦無聊不得已而就之之故也錄此與後上張僕射書並讀知昌黎雖困之其身行拂亂其所為至於如此而曾不以纖毫非義屈益以見其平日所云實之美惡其發不揜者誠篤論也至謂顔子有簞食瓢飲得以不死其樂也易今無簞食瓢飲將餓而死其樂也難則出於一時困苦之懐其言不可為典要不特顔子之樂固在生死之外且顔子屢空并簞食

瓢飲而無之日又安見其未經也且昌黎雖自謂舍此而去則無簞食瓢飲而餓死而張建封令其晨入夜歸有楚王不設醴之意即直以書抵其視去此而餓死何嘗有一毫顧藉心哉讀者當師其意勿師其辭匪特不得以昌黎言疑顔子亦不得以昌黎言疑昌黎也

上張僕射書

九月一日愈再拜受牒之明日在使院中有小吏持院中故事節目十餘事來示愈其中不可者有自九月至明年二月之終皆晨入夜歸非有疾病事故輒不許出當時以初受命不敢言古人有言曰人各有能有不能若此者非愈之所能也抑而行之必發狂疾上無以承事於公忘其將所以報德者下無以自立喪失其所以為心夫如是則安得而不言凡執事之擇於愈者非為

其能晨入夜歸也必將有以取之茍有以取之雖不晨入而夜歸其所取者猶在也下之事上不一其事上之使下不一其事量力而任之度才而處之其所不能不彊使為是故為下者不獲罪於上為上者不得怨於下矣孟子有云今之諸侯無大相過者以其皆好臣其所教而不好臣其所受教今之時與孟子之時又加遠矣皆好其聞命而奔走者不好其直已而行道者聞命而奔走者好利者也直已而行道者好義者也未有好利

而愛其君者未有好義而忘其君者今之王公大人惟執事可以聞此言惟愈於執事也可以此言進愈豢幸於執事其所從舊矣若寛假之使不失其性加待之使足以為名寅而入盡辰而退申而入終酉而退率以為常亦不廢事天下之人聞執事之於愈如此也必皆曰執事之好士也如此執事之待士以禮如此執事之使人不枉其性而能有容如此執事之欲成人之名如此執事之厚於故舊如此又將曰韓愈之識其所依歸也

如此韓愈之不諂屈於富貴之人如此韓愈之賢能使其主待之以禮如此則死於執事之門無悔也若使隨行而入逐隊而趨言不敢盡其誠道有所屈於己天下之人聞執事之於愈如此皆曰執事之用韓愈哀其窮收之而已耳韓愈之事執事不以道利之而已耳茍如是雖日受千金之賜一歲九遷其官感恩則有之矣將以稱於天下曰知己知己則未也伏惟哀其所不足矜其愚不錄其罪察其辭而垂仁採納焉愈恐懼再拜

姚令威集注曰建封字本立兖州人貞元四年為徐州刺史徐泗濠節度使十二年加檢校右僕射公以十五年二月脫汴州之亂依建封於徐秋建封辟為節度推官至是供職書意以晨入夜歸為不可其不諂屈於富貴之人可知矣

與崔羣書

自足下離東都凡兩度枉問尋承已達宣州主人仁賢同列皆君子雖抱羇旅之念亦且可以度日無入而不自得樂天知命者固前修之所以禦外物者也況足下度越此等百千輩豈以出處近遠累其靈臺耶宣州雖稱清涼高爽然皆大江之南風土不並以北將息之道當先理其心心閒無事然後外患不入風氣所宜可以審備小小者亦當自不至矣足下之賢雖在窮約猶能

不改其樂況地至近官榮禄厚親愛盡在左右者耶所以如此云云者以為足下賢者宜在上位託於幕府則不為得其所是以及之乃相親重之道耳非所以待足下者也僕自少至今從事於往還朋友間一十七年矣日月不為不久所與交往相識者千百人非不多其相與如骨肉兄弟者亦且不少或以事同或以藝取或慕其一善或以其久故或初不甚知而與之已密其後無大惡因不復決捨或其人雖不皆入於善而於已已厚雖欲

悔之不可凡諸淺者固不足道深者止如此至於心所仰服考之言行而無瑕尤竊之閫奥而不見畛域明白淳粹輝光日新者惟吾崔君一人僕愚陋無所知曉然聖人之書無所不讀其精粗巨細出入明晦雖不盡識抑不可謂不涉其流者也以此而推之以此而度之誠知足下出羣拔萃無謂僕何從而得之也與足下情義寧須言而后自明邪所以言者懼足下以為吾所與深者多不置白黒於胸中耳既謂能粗知足下而復懼足

下之不我知亦過也比亦有人說足下誠盡善盡美抑猶有可疑者僕謂之曰何疑疑者曰君子當有所好惡好惡不可不明如清河者人無賢愚無不說其善伏其為人以是而疑之耳僕應之曰鳳皇芝草賢愚皆以為美瑞青天白日奴隷亦知其清明譬之食物至於遐方異味則有嗜者有不嗜者至於稻也梁也膾也胾也豈聞有不嗜者哉疑者乃解解不解於吾崔君無所損益也自古賢者少不肖者多自省事已来又見賢者恒不遇

不賢者比肩青紫賢者恒無以自存不賢者志滿氣得賢者雖得卑位則旋而死不賢者或至眉壽不知造物者意竟何如無乃所好惡與人異心哉又不知無乃都不省記任其死生壽夭邪未可知也人固有薄卿相之官千乘之位而甘陋巷菜羹者同是人也猶有好惡如此之異者況天之與人當必異其所好惡無疑也合於天而乖於人何害況又時有兼得者邪崔君崔君無怠無怠僕無以自全活者從一官於此轉困窮甚思自放

於伊頻之上當亦終得之近者尤衰憊左車第二牙無故動揺脱去目視昏花尋常間便不分人顔色兩鬢半白頭髮五分亦白其一鬚亦有一莖兩莖白者僕家不幸諸父諸兄皆康彊早世如僕者又可以圖於久長哉以此忽忽思與足下相見一道其懐小兒女滿前能不顧念足下何由得歸北來僕不樂江南官滿便終老嵩下足下可相就僕不可去矣珍重自愛慎飲食少思慮惟此之望愈再拜

此篇與與衛中行書皆昌黎見道之言讀者所宜深玩
其謂造物者好惡與人異心又謂都不省記極似柳州
天說而相去千里葢彼正言以為天固然此則抑揚其
詞以申其合天之義非正言也易曰先天而天弗違後
天而奉天時凡現今之窮通得喪壽夭皆後天也其所
以窮通得喪壽夭如此者有先之者焉非今之所得而
預也若其介福於方来垂光於後世則皆現今之出言
制行為之先既有以為之先則天勿能違也天時者天

理也言理則未必其皆時言時未有不造極乎理者猶之言正則未必其皆中言中則未有不造極乎正者也奉天時則合天矣合乎天而窮也喪也夭也是其有先焉者之不可知非令合天之所招也合乎天而通也得也壽也亦其先焉者之不可知而無礙乎令合天之所兼得也由後而視令則令固為先焉者矣社稷之子或在畎畝畎畝之人或在社稷然而在畎畝者又或以基德在社稷者又或以基亂後者見其然而不知曩之然

則曰天之好惡與人異心又曰無乃都不省記不知天無心亦無省記唯弗違乎其先焉者而已必以心語天則理乃天之心奉天時則合天之心誠奉天時則窮通得喪壽夭皆非其好惡之所存矣人心尚非所存而謂天之心存乎哉无妄曰不耕穫不菑畬耕者必穫然當其耕時無可穫也菑者必畬然當其菑時無所為畬也責穫與畬於耕且菑之時而謂地之好惡與人異心抑或都不省記豈非惑歟良農耕耳菑耳寧有疑地之無

獲與不成畬而穫耒者哉昌黎之言截斷先後專責現今之合天與否誠達於天道篤行君子也

與衛中行書

大受足下辱書為賜甚大然所稱道過盛豈所謂誘之而欲其至於是歟不敢當不敢當其中擇其一二近似者而竊取之則於交友忠而不反於背面者少似近焉亦其心之所好耳行之不倦則未敢自謂能爾也不敢當不敢當至於汲汲於富貴以救世為事者皆聖賢之事業知其智能謀力能任者也如愈者又焉能之始相識時方甚貧衣食於人其後相見於汴徐二州僕皆為

之從事日月有所入比之前時豈約百倍足下視吾飲食衣服亦有異乎然則僕之心或不為此汲汲也其所不忘於仕進者亦將小行乎其志耳此未易遽言也凡禍福吉凶之來似不在我惟君子得禍為不幸而小人得禍為恒君子得福為恒而小人得福為幸以其所為似有以取之也必曰君子則吉小人則凶者不可也賢不肖存乎已貴與賤禍與福存乎天名聲之善惡存乎人存乎已者吾將勉之存乎天存乎人者吾將任彼而

不用吾力焉其所守者豈不約而易行哉足下曰命之窮通自我爲之吾恐未合於道足下徵前世而言之則知矣若曰以道德爲己任窮通之來不接吾心則可也窮居荒涼草樹茂密出無驢馬因與人絶一室之内有以自娱足下喜吾復脫禍亂不當安安而居遲遲而來也石大任曰韓愈謂貴與賤禍與福存乎天以予觀之貴與賤存乎天可也禍與福存乎天則不可也葢禍與福在已而已孟子曰禍福無不自已求之者斯言也不特

未達呂黎之旨葢亦未達孟子之旨也孔子曰夫言豈一端而已夫各有所當也善不積不足以成名惡不積不足以滅身積善之家必有餘慶積不善之家必有餘殃是故靡言不酬靡德不報基德十五世而周以興基禍十五世而周以𡚁要其歸極而言之非天也非人也已也孟子之言信善矣雖然唯高世遠覽之士乃有以知其信善耳否則齟齬不合者又豈尠哉德莫盛於孔子畏於匡厄於陳蔡伐檀於宋不謂之禍可乎孰求之

乎惡莫過於盜跖日殺不辜甘人之肉竟以壽終於東陵之上不謂之福可乎孰求之乎至若依古以來國之蠹民之蠡賊席寵怙侈取精多而用物宏而死於牖下或蹈白刃犯危難以明君臣之義父子之倫而毒苦備嬰見聞流涕史册所載不可勝屈指也倘所謂禍福自已求之者是耶非耶昌黎曰賢不肖存乎已貴與賤禍與福存乎天未已也不特禍與福與已無與也又曰名聲之善惡存乎人而亦與已無與也其所以責賢不肖

之存乎已者不亦潔淨而精微哉若是者其與孟子同乎否乎是中庸尚絅之心也論語為已之義也倘必與孟子同也賢者自賢不以禍而損其賢不肖者自不肖不以福而損其不肖又況福莫大於天下後世皆曰賢禍莫大於天下後世皆曰不肖世俗之所謂禍福又何足論哉雖然善積而餘慶惡積而餘殃世俗所為禍福者必兼舉之特或代異時移茫昧而不可考又或迹秦心粤潛隱而不可辨耳禍福無不自已求之果信也而

謂曰前之禍福存乎已則非也由斯以譚昌黎謂窮通之來不接吾心豈不約而易行哉安在其為與孟子刺謬也抑又論之孟子之言言有國家者宜修政刑於平日也昌黎之言言人之行已止當自問其為賢為不肖而不必問禍福也政刑修則國家福政刑隳則國家禍皆自已求也賢者不皆福不肖者不皆禍不存乎已也文各自明不煩牽合誠以昌黎之心行孟子之言左盾而右矛各得其用也乃必以孟子之矛刺昌黎之盾夫

矛之設豈為刺己之盾而然哉以文害辭以辭害志孟子之所惡也

乾隆御覽之寶